

暴雪和寒风一道来到建刚所在的建筑工地,这是一冬以来最强的一次寒流,好像要将整个城市变成“速冻水饺”一样。

再有十多天就要过年了,城市里比乡村多了一些新春的气息,街道两旁不时传来恭喜发财的欢快歌声,可建刚心里却装不下这些,他在等待一个人,昨天和人家通过电话了,那边说马上就要来。

工棚里俨然和外面没有什么区别。凛冽的北风里,单薄的工棚被刮得呼呼作响,显得更加脆弱。工友们有的身上蒙着大被子,有的站在冰冷的被褥上跺着脚,眼神中充满着焦急和渴望……

站在工棚里,建刚看到他们负责建设的雅苑小区8号楼已初具规模。如今,它在寒风中被一层严密的铁架和安全网包围着,傲立于城市之中。

“8号楼上面有人准备跳楼呢!”不知谁喊了一声,建刚和工友们飞快地跑出工棚,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路对面的楼顶上。

“那不是大山嘛,这小子,下着大雪想干啥?”大山是建刚老婆的侄子,跟着建刚在工地上干活,他要有个啥闪失,回家可不好交待。建刚站在雪地里心急如焚,生怕这小子一时冲动,真的像雪花一样飘飞下来。

“大山!你个狗儿,快给我下来!”建刚在下面高喊着。

大山好像没有听到,没有理会。只见他朝楼下抛出了一个白色条幅,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老板再不来,我就跳下去”,看上去十分“壮烈”。

大山的举动引起了路人的关注,有好心人准备拨打110、120,说快过年

小小说

雪日暖流

常全欣

了,你们辛苦一年不容易,可不能这样。建刚说,谢谢大家的好意,先别打电话,我上去看看!

建刚一口气跑到楼顶。楼顶上的风更刺骨,雪也足有一尺多厚。大山在楼边沿摆着一个个危险的姿势,好像随时准备飞翔。建刚冒了一身冷汗,他火速跑到大山身边,一把抱住了大山的腰,猛地朝楼顶中央一扔,大喊:“大山,是不是活腻了!”

大山缓过神来,“我不是看着你们在那等的急嘛,都半月了,老板不见人

影,俺姑生病住了医院,可是咱却因为拿不到工钱不能回家,看着人家欢欢喜喜地过年,咱这是过得啥日子呀!”大山乌紫的嘴唇颤抖着。

“那你也别这样。老板不见踪影,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时候,两个要好的工友也气喘吁吁地随建刚爬上楼来,他们拉着大山下了楼。走在冰

冷的楼梯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这里曾经流过下过他们的血汗,看到由他们亲手竖起来的高楼大厦,眼前浮现出一幕幕曾经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这些硬邦邦的男子汉,差点委屈得流出眼泪。

下了楼,建刚看见有两辆小轿车停在了工棚前。是不是刚才谁打了110、120,还是警察要抓大山说他扰乱社会秩序?可再想,他们的车不是这样,因为没有听到警示的汽笛。

“建刚,快回来,有人找你!”工友

们在工棚门口喊建刚。建刚裹了裹破大衣,示意他们几个快些,自己也加快了脚步。

“同志,他就是建刚!”还未进棚,大家指着建刚向来人介绍说。建刚还看到,半月不见的老板也回来了,手里攥着一个鼓鼓的手提袋。老板看见建刚,脸上的肌肉朝上动了一动。

“你好,建刚同志,我们是市工会的。昨天接到你的电话,我们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并与你们老板取得了联系。一会儿,老板就会将工钱一分不少地发给你们。”老板说罢,连忙说:“对对,一会儿就发,一会儿就发。”

“下面,我和大家一起学一份文件,叫《关于加强维护进城农民工人员合法权益工作的意见》,这可是我们正确维权的武器,今后,谁再敢随便侵害咱农民工权益,咱就说他的事!”

工友们纷纷鼓起掌来,有几个还向建刚竖起大拇指。建刚回想着自己背着工友们向工会求助的经历,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这时,大山坐不住了,他跑出工棚,又直奔8号楼,大伙又问他干啥,他说:“我把那条幅取回来……”

雪花还在飞舞。这天晚上,建刚躺在寒冷的工棚里,幻想着回家的路上,已经开满了绚烂的迎春花。



刊头摄影 程鹏

“周口作家群”异军突起

——新中国成立60年周口文学辉煌标志  
任 动

中共周口市委书记毛超峰在“周口作家联谊会暨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加快周口市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转变这一任务将历史性地落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身上。周口作家可谓任重道远,当然也完全能够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周口地区是河南省拥有较强文学创作阵容的地区之一”。坐落在豫东平原上的河南省周口市,三川交汇,人杰地灵,是羲皇故都,道家文化的发祥地,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周口文学创作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取得了辉煌成就,“周口作家群”的异军突起,就是有目共睹的辉煌标志。

新时期文学创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作家群落,大的群落如“文学豫军”、“文学陕军”、“文学湘军”等,小的群落如“武汉作家群”、“南京作家群”、“南阳作家群”等,不一而足,难以数计。他们各自以独特的创作当代表文坛装点得五彩斑斓,显出一派繁荣气象。而“周口作家群”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作家群落,正式形成并得到文坛普遍认可的标志,则是由中国作协创联部、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作协联合主办的“周口作家联谊会暨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于2007年5月在周口的召开,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说:“周口惊现作家群!”于是,“周口作家群”遂在文坛叫响。

毛超峰说:“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周口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才”。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口作家冯金堂的《黄水传》、胡天培、胡天亮的《山村新人》,白危的《同袍》、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官林的《大雾弥漫》,尉然的《我的理想》获得了“河南省文学奖”;尉然的《菜园俱乐部》、墨白的《父亲的黄昏》、孙方友的《陈州笔记》、柳岸的《燃烧的木头人》获得了“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随着创作实绩的日益凸显,“周口作家群”越来越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最早对“周口作家群”给予整体评价的是著名评论家廖俊杰先生,他于2005年7月7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中州代有才人出——周口作家群印象》,随后,又在《神州》杂志2005年第8期发表《周口作家群印象》,向海内外读者推介“周口作家群”的创作,扩大了“周口作家群”的影响。2007年,《人民日报》、《文艺报》分别转载了刘琼、田夫的评论《周口作家群的关怀和焦虑》,《“周口作家群”令人刮目》,在文艺界产生了更大的反响,众多批评家和学者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辛勤耕耘、默默创作、不事张扬的周口作家身上。早已客观存在,但长期不被重视的“周口作家群”,得到了文坛的普遍认可。随即,继周口作家刘庆邦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之后,2007年,周口作家邵丽的《明惠的圣诞》,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最高荣誉文学大奖之一,不由得让文艺界进一步对周口作家刮目相看。

为了展示繁荣的创作,在文坛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周口作家群”曾发起过多次集团冲锋,出版了《颍河作家丛书》、《周口作家丛书》等多套书系。著名评论家南丁先生在给《颍河作家丛书》作的《总序》中说:“颍河平原也是生长文学的。这是带有鱼腥味道和小草气息的乡土文学。”指出了最能代表“周口作家群”创作成就的是那些“带有鱼腥味道和小草气息”的乡土文学。“周口作家群”人才济济,主要由两部分作家组成。一是“从本乡本土走出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刘庆邦、陈延一、朱秀海、邵丽、孙方友、墨白等;二是“本乡本土养成并崭露头角”的作家,代表人物有梁庭华、尉然、官林、钱良营、张运祥、柳岸等。他们大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乡村的人与事极为熟悉,因此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他们像著名“乡土诗人”臧克家一样,对乡村“爱得深沉、爱得心痛”,更有着“爱青同乡的情感”:“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因如此,他们在创作时,总是目光炯炯地面向乡土,以乡村为背景,展现豫东农村的乡风民俗,描写农民的悲欢离合,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乡村牧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而“地方色彩浓厚了,民族风格、民族气魄就容易形成”。鲁迅先生也曾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就是说,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周口作家群”的创作借助于地方色彩,已经略具了民族风格与民族气魄,假以时日,必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情到深处方为诗

李前进

芸芸众生,总有许许多多的记忆让我们感动;往事如风,总有许许多多的真情让我们诠释永恒。

所以,我感谢生活。感谢她给了我诗意而浪漫的灵魂。让我去听,去看,去思,让我在探求生命的真谛中学会感悟与感恩。感谢她给了我幸福抑或忧伤,让我在甜蜜与苦涩中成长与成熟。感谢她给了我诗神的馈赠,那些平平仄仄的文字,照亮了我生命的旅程,温暖着我心灵的家园。

我听得见时间的流逝,一如河水般汹涌。那些波涛之中翻腾的语言浪花,记忆着我每一个感动的瞬间。就像爱,守着我内心的宁静和寂寞。我敲打着堤岸上每一块词语的化石,倾听到远古陌生而熟悉的声音,那是可以追逐的未来么?

那是诗歌的呼唤么?那是情到深处的汨汨之泉么?那是曾经的那个午后,那个黄昏,那片云朵么?那是曾经的那缕雨丝,那个眼神,那次邂逅么?那是未曾谋面的感应与召唤么?

是的,一定是那些丰富、高贵、善良

的人性之美让我寻觅到语言的碎片;一定是那些鲜活的颤栗让我触摸到历史的生动。我用诗歌表达着青春的心跳,看潮涨潮落,日月轮回,观花开花落,季节更迭。

我的早晨在甜蜜中开始,因为有诱人的欢乐在等待着我,那是跳跃的诗行么?闭上眼睛,我能够凭借一个悄然而至的思绪寻找迷人的天籁么——

那些藻雪了我的精神,启迪了我的信仰的感觉是诗的小溪么?那些悲悯、大爱、刚正的泪水是悬在我灵感之树上晶莹的露珠么?那些萦绕于心浓浓的情结可以让我与阳光温柔地对话么?那些情到深处的共鸣能让我与光明、温暖、力量紧紧相拥么?那些人那些事那些铿锵的足音是比路更遥远的路么?

春去了。夏远了。秋也朦胧了。在第一场雪来临之时,那些燃烧的诗行啊,可以成为过冬的新火么?能够与渐行渐远的岁月一起歌唱么?

情到深处方为诗。那些聚集的文字精灵呀,能够与心灵一起快乐飞翔么?

琥珀

王雪涛

千万年前的一个夏天  
微风轻拂 阳光灿烂  
为了曾经的一个诺言  
我满身风尘来到你身边  
来不及倾吐对你的思念  
已走到了生命的边缘  
你流下的一滴热泪  
把我定格在你胸前  
我幸福地合上了双眼  
开始了千万年的长眠  
岁月流逝 沧海桑田  
永远不变的是我年轻的容颜  
当我重见天日 你却化为云烟  
风中听到谁在轻轻地叹  
美丽的故事在世间流传

红叶

尚纯江

你  
用自己的一生  
装点了生命的绿洲  
即便是  
你的生命就要逝去的时刻  
你也  
那么从容  
把自己的离去  
变成  
一道美丽的风景



书法

陈铭 作

夕照芦花

贺学永 摄

豫东第一场雪

朱国杰

在冻雨的撞撞下,在寒夜的催促声里,在孩子们梦中甜甜的笑里,在恋人们凝眸的一瞬,你亦步亦趋地来到人间。天亮了,远处的田野、树林、房屋都是一片白色,近处的公路、行驶的汽车、泛着绿色的树叶,也是白色的,整个世界都被白色覆盖着、包围着,是那樣的晶莹剔透,犹如你纯洁的心灵;是那樣的洁白无暇,犹如你对大地母亲深深的爱恋。

雪花肆无忌惮地飞舞着,随着飞舞的风忽而箭一般地飞向墙角,忽而又像鸭绒般悬浮空中,那樣的无边无际,那樣的自由自在,那樣的飘飘洒洒。

下雪天,是孩子们的世界。放学了,孩子们似出笼的小鸟,来不及脱去外衣,疯狂地跑进茫茫雪花深处,他们围着雪球,打着雪仗,不时有雪球落入脖颈,便引来一声尖叫和一阵欢笑。他们用红红的小嘴哈着热气,吹向冻得麻木的小手,仍忘我地欢闹着。然后你一撇我一撇地堆起一个红鼻子、黑眼睛、挺着大肚子的雪娃娃,而他们自己的头发上、衣服上、鞋上,全是洁白的雪,俨然一个个小雪人在雪花飞舞的大地上雀跃。

那些年轻恋人,索性收起花伞,时而张开双臂,拥抱这洁白的冬天;时而立在风雪中,来一个风雪见证的热吻;时而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相互依偎

着,踩得脚下的雪“咯吱”、“咯吱”作响,在洁白的大地上留下一串串或深或浅、或直或弯的脚印,他们的背影渐渐地融入这苍茫的雪景。

下午,风小了,雪住了,人们抬着脸出奇地望着这晶莹的世界,纷纷走出家门踏雪去,雪地上便留下了大大小小的脚印。更有那不辞劳苦的园艺工人顶着凛冽寒风在清理大街上被冰雪压折的树枝,还有身着橘红色外衣的环卫工人在清扫人行道上厚厚的积雪,把方便留给了过往的行人,用自己默默无闻的奉献,诠释人类灵魂的光辉。

傍晚,树枝上厚厚的冰凌在路灯的照射下熠熠地闪着亮光,把树枝压得似乎能碰到行人的头,在寒风的吹拂下吱吱作响,忽而一个树枝坠落下来,引来过往行人驻足观看。

瑞雪兆丰年。是的,田野里的麦田盖上了厚厚的雪被,该休闲一下了,前一段还在抗旱浇麦的父老乡亲们这会儿也该呆在温暖的家里偷着乐了吧。

徜徉在豫东的雪天里,这别样的感觉,真好!

每到订报的日子,人家是订报的找上门,而我是主动找送报的订报。我是有点迫不及待,怕错过订报的最佳时机。因为报纸给了我太多的乐趣。

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第一天早上就感觉到似乎缺了什么,仔细一想,原来是看报。过去在单位,一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翻看刚送到的报纸,以了解各方面的信息。我赶到街上去买了两份报纸回来,一边品茶,一边看报,退休的寂寞空虚感一扫而空。

有一天,我从外边买报回来,正碰上一个到小区来送报的,她下了自行车,和悦地问我订不订报,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补充道:“订一份报送一壶油,每份还比到街上买报便宜一毛钱。”这样划算的事,何乐而不为,我顿时一口就答应下来。

订报不仅划算,而且渐渐我还从报纸上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乐趣,报纸上经常刊

登一些部门和公司的问卷调查,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填了一份寄了去,不久居然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件礼品,原来是上次填的问卷调查表得了个奖。这以后,凡是有此类表我均填,三年来,居然得了十几次奖,家里用的茶壶杯盘、伞、提包、电热毯、电动椅均是得奖所得,当使用这些得奖的礼品物件时,心里格外得意和高兴。有一次儿子说要去某饭店吃香辣蟹,我蓦地想起近日此饭店正好在报上登过一个题花,说凭此题花去吃饭可优惠,我将题花剪了递给儿子,

订报的乐趣

高延萍

儿子将信将疑地接了过去。儿子从饭店回来后,一进门,就高兴地冲着我:“妈,你给的那题花还真能用,不仅优惠了,还送了免费的啤酒,我原来总以为报上登的这些东是玩花哨,当不得真,谁想到,还真能用呢。”

有一天,我听闻邻居老马夫妻在吵架,过去劝架时,才知老马买了两斤荔枝,老马的老伴却不让他吃,说荔枝含糖量高,老马有糖尿病,吃不得,而老马却偏爱吃荔枝,还赌气地说:“吃了去死!”我听了老俩口吵架的原因,想起正好今天报上登了一篇专家写的



芳草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协办

黄昏

李国印

黄昏 落日无语  
最后一次挥手  
羊咩 嗚叫 鸟鸣应声回村  
母亲站在村口等待放学的孩子  
炊烟就这样站在树梢微笑  
尽管今年的秋季收成很好  
但那时的夕阳还要再撒些碎金  
和身背书包的孩子  
今夜无风 星光灿烂  
一轮圆月在鸟巢里失眠了

“糖尿病人与水果”的文章,说:“你们莫争莫吵,我去拿一篇文章给你们瞧瞧!”文章拿来一看,上面写明了糖尿病人宜吃荔枝,因为荔枝里所含的成份会降低血糖,吃多了反而会造造成低血糖。”老马一看就笑了:“你看你看,我喜欢吃荔枝那是有原因的!”老马的老伴也笑了,说:“你这是瞎猫碰了个瞎老鼠。”老马夫妻都谢我拿来个“灭火器”。

这以后,我每天看完报纸后,就专门把有关医药健康的资料剪下来,凡听得亲友和街坊邻居有什么头疼脑热、疑难杂症,就回去翻我的“健康资料本”,嘿!还真帮人家解决了不少问题。为此,我在小区落了个好人缘,大家都说我是热心肠。

订报的乐趣太多了,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不,今年又到了订报时间,我呀,迫不及待地订了五种报。